

我与铁路警察的奏鸣曲(散文)

刘三余

其实，我就是铁路警察。一点没错，本人警察生涯已渡过20春秋。孔夫子曰：四十而不惑。想来那大抵是对圣人至少是对贤人们说的，似我等凡夫俗子到了这个年畔儿，却似乎愈来愈为自己所惑。有时就冒出了我不是警察，转念警察又等于我，要么干脆警察不是我。您也听糊涂了吧？我碰到的事儿耐琢磨，要比“白马非马”这个名辩命题还复杂呢。

还记得第一次自学考试上考场的情形：监考先生目光如锥，第一个“作科嫌疑分子”就看上了我。准考证上的警察相片和握管的我对照了几次，那审视的目光刺得我坐立不安，角色易位，心上就灰灰地涌上了冒名顶替的滋味儿。不就是因了赶考紧张两星期没顾上刮胡子么？正是因了黑黢的络腮胡才穿便装的呀！哪有胡子象森林一样茂密的人民警察？维护警察美好形象之苦心此刻又不能言明，悲哀地只好跌到了我不是警察的份儿上。二次赶考着警服，中场，我以室外阳光斜射为由请求调换座位，不但立即获准，还是上次监考的那位先生居然极感人地为我抹净了教室那一端的调换考桌。刚落座又满肚后悔：我实在是想借此机会瞭一眼那道不会做的5分题呀，可全让警察这习惯性的眼不斜视、大步流星给毁了！有贼心而无贼胆，奈何？

携友乘旅游车，遇车主漫天要价。俗话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但这铁路二字毕竟未刻在脑门上，刀砍在谁身上不出血？就要没收司机执照要他把车开到物价局（天晓得在哪里？）罚款！唬字牌的，也获得全体乘客拥护。车主技穷之余，耳语讨好于我，遂正色道：我也按规定买票，哪有警察坐车不掏钱？换句话说，任何警察不能耍特权！没错吧——我反对，还是这个警察上次返单位，路上一招手，大卡车“吱”地就停下来。



本报与高淳工商银行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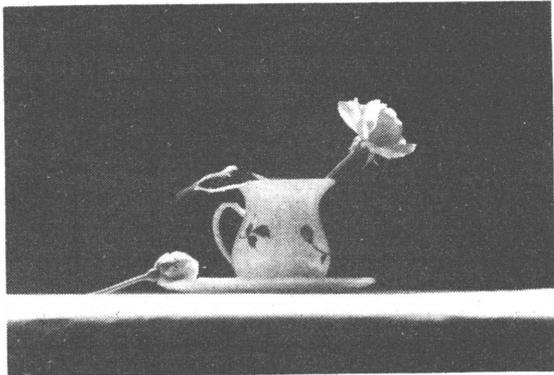
王老汉与三黑



白青泉

王老汉的儿子虎虎在城里工作。最近媳妇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几次接王老汉到城里去。王老汉心里高兴，很想去看看孙子，可就是放心不下他那三只鸡。王老汉养了三只母鸡，都是“欧洲黑”，个体大壮实生蛋。三只鸡长得一模一样，只有王老汉心里明白谁是谁。王老汉给三只鸡起了个名字，生蛋呱呱叫的是大黑，“咯咯蛋”叫的是二黑，而那个下蛋时一声不吭的是三黑。

阳春三月正是鸡产蛋的季节，王老汉一天收三个蛋，天天如此。忽然有一天，王老汉只收了两个蛋，王老汉想，鸡也有歇蛋的时候，并不在意。可一连三天，天天收两个蛋，这便引起王老汉的注意。到后院去看，正好大黑要生蛋，二黑刚生过蛋，都冲着王老汉伸长脖子叫个不停，而三黑却很平静在柴堆旁转来转去。



静物摄影

赵华

王老汉想：三黑可能身体不好，慢食，不生蛋。第二天，王老汉拿了鸡食，到三只鸡跟前撒，嘿！一个赛着一个能吃。尤其是三黑，头像捣蒜一样，三下五除二就将自己周围的食吃了个干净。王老汉又撒了一把食，一边观察一边琢磨，三黑不慢食，可为什么不生蛋呢？晚上鸡上了架，王老汉把三黑从架上捉下来，用手掂了掂，沉沉的、脸红红的、毛光光的。王老汉摇摇头，把三黑放到架上。一个月过去了，王老汉还是只听大黑二黑叫，一天两个蛋。“五一”节到了，虎虎从城里回来，又打算把王老汉接到城里去。王老汉本想多攒几个鸡蛋，拿去给儿媳妇补补身子。可三黑不生蛋，自己平时又吃了一部分，蛋少，进一趟城不值，还是不愿跟儿子去。儿子临走，王老汉实在过意不去，便狠心对儿子说：“虎子，带一只母鸡走吧。”儿子说鸡正在生蛋，不带了，王老汉叹口气说：“三黑不生蛋，已一个月了，养着也是白养，还不如你带回去杀了吃肉。”儿子说：“如果真的不生蛋，那我就带走。”儿子把三黑装在网兜里，挂在车头上。当儿子推自行车出门的时候，三黑还嘎嘎地乱叫、乱蹦。王老汉冲着三黑说：“叫啥！又不生蛋要你干啥。”说着把网兜又紧了紧，儿子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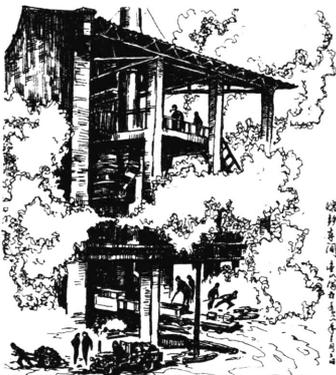
当天黄昏，王老汉清理后院柴堆时，在柴堆背后，猛然发现一大堆鸡蛋，足有三十多个。王老汉猛然醒悟了，这是三黑生的蛋！一夜王

虽系小小“犯规”，似这般行为你能代表堂堂警察？可是，如果我不是警察或警察不是我，谁吃你这一壶？

远远地，瞅见路边有个地痞行头的青年欺侮一乡下人。待走近，围观者纷纷向我行注目礼，受到鼓励，轻轻唤一声：打啥哩？地痞见状竟抱头作鼠窜。就很有些为我这近90公斤的“块儿”小得意。“多亏今天你这一身橄榄绿，否则乡下人要吃大亏哩！”赞扬盈耳，甚为飘然，继而诧异：怎么感谢的不是见义勇为的我呀？

在家里，担任丈夫加父亲的双重角色，也常常串角错位。儿子放学回来，以父亲的威严用警察的思维问：今天老师又批评啦？似乎儿子天生倒蛋一个。考试得了双百，也曾吃过冤枉打。你怎么可能将成绩单忘在学校？小不点儿，你也不看看哄的老子是谁——警察！事事怀疑的警察是好警察，事事怀疑的父亲呢？最惨的莫过于那晚紧张寻老婆。手电筒这边火车下照照，那边铁路看看，心里就谋乱，我越不想警察越是于脑海里勾出昔日铁路线上一个个罹难者的模样。冷丁背后传来妻的声音：你寻啥？我说就寻你。妻大恸：无缘无故你怎么单单偏偏非要想着我钻火车？我死你另寻呀！感染得我也鼻根酸酸：哪里，我早牺牲给警察了！

是夜，妻平静下来，枕边惋惜：你呀，好好的怎么硬是脱不了这一身橄榄绿？遂想起了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想起了涛涛洪水之上和平鸽衔来的一枝橄榄枝，心头不觉也活泛出那豁亮，那绿……我想，这绿我怕是得铁了心地穿一辈子了。



熔铁车间(速写) 郑金山

老汉都没睡好觉，看看篮子里三十多个鸡蛋，又想到三黑临出门时嘎嘎的叫声，王老汉拍着自己的脑门说：“真糊涂啊！”

第二天一大早，王老汉提着鸡蛋，搭头班车进城了。下了车一路小跑，奔向儿子住的宿舍大楼。刚到儿子门口，一股炖鸡的香味扑进王老汉的鼻子，王老汉一屁股坐在儿子门前，拍着大腿说：“三黑、三黑……怪我！怪我！”

“眼睛怎么不好？”他问。“我的眼睛很可怜呢。”我说着，把配过的两个眼镜都拿出来，“都不合适，这次再配一个，就三个了。”

“啊，你要开眼镜店了。”他嘴角裂开来，笑了。

我说：“我的脸型长得很难看，面颊过分的肥胖，鼻梁又很窄很低，给你们工作添不少麻烦。”他看着我，听到这里，连连说：“脸宽是宽，但这并不能说你长得丑，你很漂亮。”

“不，”我激动地打断他的话，“您别安慰我，我小时候生过眼病，现在还有一个眼大一个眼小，很不端正呢。”

他告诉我，我这样的病人在配镜上虽然难一些，但终究还是有办法的。有的病人缺乏我这样坦率和自知之明，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一味追求时髦，自以为美，其实不伦不类。

他还说，每个人的脸都长得不是那么标准的，再漂亮的人也是如此。

“是吗？”

三个朋友(小说)

一个宿舍三张床，三张床上躺着三个汉子，三个汉子好得不能再好，就一切都“共”，包括忧愁烦恼。

三个汉子最烦恼的事是没有老婆。

也是谈情说爱的年龄了。常言：有梧桐，即能招来凤凰；有烂眼，也能惹来苍蝇。有人给老三介绍对象了。老三看着老大老二，问：“哥，咋办？”老大老二说：“先去看看，回来再议。”老三相亲回来，红光满面，给老大老二每人撂一包希尔顿说：人还罢了，嫩嫩的，勾人！”没敢笑。老二问：“你同意了？”老三道：“不敢擅自作主，这事得听二位哥的。”

老大就说：“婚姻之事，事关重大。你继续正面接触，我们从侧面了解。必须慎重。”

第二天，老大老二回来，黑着脸对老三说：“那姑娘别理了。据说曾和十几个小伙子谈过，都审不清深浅。似这等水性杨花之人，决不要！”老三心突地一颤，垂眼皮说，是。这事就算了。

不久，又有一位为大哥作伐，老大征询过两兄弟意见，方去晤面。老大稳重，沉得住气，回来平平静静，一言不发，等两兄弟问得紧了，才说：“人倒本分实在，说话也有些水平。不过……这事还请二位兄弟帮我筹思。”两兄弟心一热，当下就驱车出了门。夜晚，老大正架二郎腿仰躺在床上哼歌，两兄弟推门而入。老大赶忙敛了脸上的轻松，问：“情况如何？”

老二道：“据调查，没什么大问题，年龄27岁，没谈过恋爱，工作踏实，少言语。”

老三道：“大哥，我俩在路上分析，这里面有问题。你想，一个姑娘长到27岁竟没谈过恋爱，也就是说还没被一个异性爱上过，那这姑娘还有魅力可言吗？”

老大沉默了几秒，说：“既如

坦率

朱广萍

走进西北眼镜店，接待我的是一位老医生，他表情很严肃，黑边眼镜里

有一双冷冷的目光。“眼睛怎么不好？”他问。“我的眼睛很可怜呢。”我说着，把配过的两个眼镜都拿出来，“都不合适，这次再配一个，就三个了。”

“啊，你要开眼镜店了。”他嘴角裂开来，笑了。

我说：“我的脸型长得很难看，面颊过分的肥胖，鼻梁又很窄很低，给你们工作添不少麻烦。”他看着我，听到这里，连连说：“脸宽是宽，但这并不能说你长得丑，你很漂亮。”

“不，”我激动地打断他的话，“您别安慰我，我小时候生过眼病，现在还有一个眼大一个眼小，很不端正呢。”

他告诉我，我这样的病人在配镜上虽然难一些，但终究还是有办法的。有的病人缺乏我这样坦率和自知之明，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一味追求时髦，自以为美，其实不伦不类。

他还说，每个人的脸都长得不是那么标准的，再漂亮的人也是如此。

“是吗？”



刊头设计 赵国明 本版编辑 叶广芬

此，就算了。”

好久无人提媒，仨兄弟不急。过一年，突然有一红红艳艳女子闯入宿舍，三人大骇，眼瞪得圆，屋子也亮堂了许多。

姑娘说她是石家庄一军工厂技师，在杂志上看到老二写的一篇文章，觉得不错，特来讨教。老二吱吱吾吾不知所措。老大老三退了出去。

那姑娘第四次找老二的时候，老大老三就没有躲。糖、茶、瓜子、水果等早就准备好了。老三苹果削得好，啾啾啾旋一串皮后，将苹果轻巧地放在那姑娘面前，姑娘说声谢谢，啾啾啾又旋，又放。糖也不断抓递。眼看姑娘面前就堆成了小山。老大坐着不动，瞅老二与姑娘谈话有了间歇，就插几句话：“小王在我们车间技术第一，人品第一，论文也发表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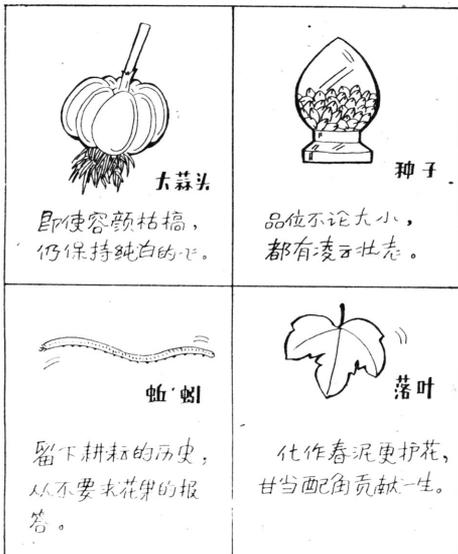
姑娘回头一笑：“是吗？”又回过回头去。老大觉得可以，趁机会又插言。后来，插话繁到一定程度，姑娘停止了和老二的交谈，回过回头来专门听老大说老二。老大第一次在姑娘面前说得眉飞色舞、唇角溢沫。第二天，姑娘要走了，仨兄弟同去送行，送了不少东西，姑娘不要，说爱人出差了，那边没人接。

三人都傻了眼。

年龄渐大，门前冷落。仨兄弟互相安慰，互相勉励。有时感到空虚了，就走到河堤上去，吊嗓子，练口哨。酒量也锻炼得可以。岁月如流，就到了不能再大的年龄。

这时，厂子搬迁，原人马分成了三摊，仨兄弟恰好被安插到三个地方，不能再住一块儿了。分手那天，三人抱作一团，野哭。哭够了宣誓：“天涯海角，不忘兄弟情谊！”

别后一年，仨汉子分别有了自己的妻室。书信常往来。曰：“有些可以共，有些则完全用不着。”



喻物赞 王征

“可不是吗，你以为长得漂亮就标准吗？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一点都不假，你不要太自卑了。”

我走出眼镜店，心情复杂极了！一个人正确地认识自己是不易的，坦率地承认自己不足更是勾通感情交流必不可少的。